

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計算準確

文：大秀

台灣流行小說鬼才九把刀，繼《少林第八銅人》和《功夫》先後在香港被改編為漫畫、又繼早前的《殺手》被改編為電影《殺手歐陽盆栽》，再繼3年前執導過26分鐘短片《三聲有幸》後，立下要拍超過100分鐘長片的宏願，把自己的「一生中最愛」兼青春成長故事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，拍成電影。作品先在台灣賺個3億票房，再在早前香港的Paid Sneak Preview以7分鐘速度賣光周末優先場戲票，看來，這個青春故事的計算，相當準確，連黎智英也得在台灣蘋果日報，兌現他的免費廣告承諾。

故事內容就是九把刀（原名柯景騰）的成長和青春追女事件簿，詳細在此省略，電影原聲大碟在電影正式上映前早就出街，先有整個Cast合唱七匹狼名曲〈永遠不回頭〉，再來是男女主角（柯震東、陳妍希）分別擔當了由九把刀作詞的《寂寞咖啡因》和陳妍希參與創作的《孩子氣》，然後有小胖林育群翻唱殷正洋的《人海中遇見你》，最後還有星光胡夏的近期網絡大紅作品《那些年》，儘管大部分乃翻唱作品而時序又未必切合90年代，但整體跟電影的配合感覺良好，負責監製的、已貴為Sony Music A&M的薛忠銘應記一功。但在專輯中穿插的原創音樂，更得筆者歡心，沒有催淚弦樂、沒有重複沒完沒了的旋律，就是很organic的樂器組合已相當稱

職，舉個例說，你有想過〈打手槍〉一幕可以用Surf吉他經營嗎？難怪負責創作的侯志堅已成為當今廣告/配樂創作的強手。

電影由Sony Music投資，照計要找來旗下藝人為電影原聲出力，絕對不難；你看，在個多月前假台北西門町舉行的首映禮，星光熠熠，黃志偉、鄭元暢、黃立成、林志穎，就連楊丞琳也要俾面出席（當然，當日有人會期待有周董或蔡依琳現身，那未免太喧賓奪主了），但可能監製柴智平、導演九把刀和製作單位，皆對柯震東和陳妍希極有信心，再加上胡夏和小胖獻唱相助，大概不用使出其他天王天后這麼俗套。其實，我更欣賞侯志堅的原創音樂，既熱血又熱鬧，要幽怨也有鋼琴如泣如訴，這位前東方快車的天才鍵盤手，在本片的音樂部門裡，才最重要。



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主演合影

樂人

文：于永珍

比光明更亮，比黑暗更黑

周雲蓬看不見。他看得見人，山，湖，他用嗅覺，觸覺，溫度，風向，來判斷一切事物的美好與否。他能聽見萬物的聲音，且知萬物有靈。他有令人艷羨的獨特歌喉，用他所能夠從世界感知到的一切，變成旋律和詞語，又自顧自地，在旅行中，在尋找中。所以人們稱他是流浪歌手，也叫他是詩人，他是看不見的人，但是他想像擁有了世界，是最富足的人。

《牛羊下山》是老周去年發行的專輯，同以往一樣，他用自由隨性的節奏，講述了人生的悲喜。老周是持有幽默感的，他的通達和堅韌，以及平時言語舉動中的超然，常令人忘記了他本應該是需別人照顧的人。他不需要照顧，他還能給別人更多。

《牛羊下山》，很容易就隨他的曲調回到了古意之境，甚至帶著鄉野味的，漫不經心地。他用《關山月》、《遊子吟》、《長相思》等古詞，唱出來的卻有對現世的譏意。

以前因為《中國孩子》，他稱被冠以抗議歌手的頭銜，然而老周從不用悲愴的調子，他只是淡淡道來「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」，把憐意與不平都藏起來了。

他活得雲淡風輕，從少年時帶着一把吉他流浪全國，到現在足跡更是蔓延至全球，七月的時候他在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上唱，八月的時候在香港唱。雲遊久了，就回到紹興的家裡，坐在河邊唱。總戴着油氈帽，像魯迅。

老周是自學吉他，反正他也不能讀譜，所有的樂感都是來自親自摸索。有時吉他放在他身邊不遠處，他說着話隨意把手伸過去撫一下，很和諧的調子就出來了。老周最大的好處就是自由隨性，他在紹興時常常興致一來就帶着民謠歌手衝到學校裡去唱。當地人並不知道他在北京的名氣，他也樂得自在。

紹興也並不是他的老家，他是從東北來。讀完了大學，努力掙脫了盲人必定做按摩師的命運，掙得太用力了就一直跑到青海西藏，跑到天邊去。一路走一路唱，在搖滾樂隊扎隊的樹村住過，遇到一份愛情，又甜又艱難，最後分手了，有這麼一首歌不斷被傳唱着，《不會說話的愛情》是牧歌一樣的，像是對愛的禮讚，也是祭祀。「我們最後一次收割對方，從此仇深似海。」也說，「期待更好的人到來，期待更美的人到來」，後來就遇到了採訪他的綠妖，兩人談完音樂談論愛情，作別後久久不能相忘，被愛情之箭擊中，直到現在，綠妖一直陪在他身旁。

老周曾在街邊唱，小破酒吧裡唱，後來在劇院裡唱，大演舞台上唱，無論他在哪兒唱，他都是置身在黑暗裡唱，台下所有置身在光明裡的人，就那麼靜靜地聽着他給別人描繪出的世界，用他的眼睛去看了許多風景，用他的腳步去度量了人所能及的土地。

八月他在香港與黃耀明做了《暗中作樂》演唱會，讓所有觀眾也置身在黑暗裡聽，唯一的感官能及，就是台上歌者的聲音。視覺的光明，不是生命的全部。

老周曾帶着一票民謠歌手，錄製了《紅色推土機》，每人翻唱童謠，演出票房和唱片收入都用在捐助貧困盲童計劃裡，給盲童買閱讀機，mp3。這並不是感同身受的憐憫心，他從不說盲童可憐，他只說他們需要平視。

老周就是活在現代裡的遊吟詩人，超越了國別和時空，浸在他自己的世界裡，有酒肉，有友人，有歡歌，自己去尋找新的空氣，活的意義，比社會裡的那些常人更灑脫。

當然老周應該是不信命的，但是歌詞旋律裡迴盪着宿命，那是生而為人的無可逃遁的悲與喜，每人心領神會。於是平和以對。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《英倫望族傳》橫掃艾美獎

美國電視界最高榮譽的艾美獎，今年各項大獎花落誰家終於水落石出，《英倫望族傳》(Downton Abbey)可謂橫掃迷你劇類獎項，共贏得迷你劇類的最佳劇集、最佳女配角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編劇、最佳攝影及最佳服裝6個獎項，與早已享負盛名的喜劇類最佳劇集《摩登家庭》(Modern Family)及劇情類的《廣告狂人》(Mad Man)看齊。

第1季僅7集的《英倫望族傳》，故事從鐵達尼號的沉沒開始。Grantham伯爵的清早，女傭們正忙碌地準備着早餐，男傭Thomas着急地等待着那份遲到報紙，然後用熨斗細細把報紙熨過，將油墨變得貼貼服服，以免弄髒了主人的手指，然後，便看到那個號稱不會沉沒的豪華郵輪沉沒的報道。

正當管家輕描淡寫地回應，這世上沒有不沉的船，也沒有攀不過的山的時候，一家之主Robert Crawley卻發現自己的遠房親戚便在乘客名單上，其中一個，還是女兒Mary的未婚夫。

然後，故事開始揭發這個貴族家庭的種種矛盾，奉命要與親戚結婚的Mary，為的只是保住家族遺產，當她的未婚夫傳來死訊時，她只擔心自己需否服喪。戀上了未來姐夫的妹妹Edith卻為此哭成淚人。Mary的婚姻泡湯，伯爵家的財產在Robert百年後將會由素未謀面的陌生遠房親戚繼承，為了保住財產不落外人田，向來與媳婦不和的老太太遂與媳婦站在同一陣線，企圖改變前任伯爵立下的規定。

家族裡姊妹的勾心鬥角、婆媳間的微妙關係，工人們也少不了互相「篤背脊」爭上位的場面，隨著伯爵新來的貼身侍者上任，這個癩了一腿的新工人，原來是戰爭時期Robert的下屬，於是工人之間的矛盾也變得更微妙。

劇集從背景、服裝，到演員的口音、習慣等，都一絲不苟，拍得相當紮實，而工人階級與主人階級之間的關係亦刻畫得十分細緻，Mary與工人的偷情，Thomas為了當上伯爵的貼身侍者而用盡方法，劇集一開始，便緊湊得叫人無法不追下去。

有趣的是，看着《英倫望族傳》，卻忍不住想起多年前的一齣電影《高斯福大宅謀殺案》，同樣以貴族大宅作為背景，同樣以主人及工人兩個階級去着墨描寫，亦同樣地令人沉迷。

今年艾美獎獲得最佳女配角的Maggie Smith，在劇集中飾演的是伯爵的母親，為了保住家產而與不和的媳婦合作。在《高斯福大宅謀殺案》裡，她飾演貴婦Constance Trentham。類似的背景，演出兩種個性，不愧是影後級人馬。



華人女導演陳寶玲的澳洲卡片



澳洲華人陳寶玲 (Pauling Chan) 更願意說自己是一個電影人，而不只是導演，雖然她的第三部自編自導的長片、中澳合拍片《美麗謊言》(33 Postcards, 內地譯為《幸福卡片》)今年獲得了悉尼國際電影節「社會貢獻獎」，該片女主角更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。「我只是有故事想講。」她卻謙虛地說。

做過演員，擔任過《生化危機》系列的監製，是成龍主演的《火拼時速2》的製片，從香港出發，在澳洲落腳，陳寶玲用電影跨越地域文化的差異。

《美麗謊言》9月初率先在內地上映，被行家評為「溫情大片」。香港觀眾則要等到11月初了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影片有罪犯、暴力等元素，卻也充滿濃厚人情。

《美麗謊言》講述一位在澳洲服刑的犯人，為了贖罪，自願捐助一名中國內地的孤兒「妹妹」受教育。在「妹妹」的成長中，兩人通過明信片，分享各自世界裡的心事，直至一次偶然去澳洲演出的機會，「妹妹」決心尋找自己的助養人，卻因此發現了對方的真實身份。其中，荷里活演技男星、曾出演《皇上無話兒》(King's Speech)的Guy Pearce飾演服刑犯人，將複雜、矛盾的心理戲表達得細膩而富有層次，是該片一大亮點。

「故事的素材來自真實的生活。」陳寶玲在酒店大堂的沙發座上，優雅又不失平易，說話的聲音不大，卻有一種自然的吸引力。幾年前，她參加香港宣明會的慈善項目，在東南亞拍攝孤兒院的生活紀錄片，她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同一個願望。「就是想親眼見他們的資助人。但我問過機構負責人，這種機會微乎其微。我可以想像，這對他們來講，是人生的一大遺憾。後來，我在澳洲的一家報紙上讀到另一則新聞，關於一位死囚犯，行刑前後悔，表示願意捐出積蓄資助孤兒。我馬上將這兩件事聯繫起來，如果兩人有機會見面，會是怎樣的情景？」

劇本完成得很快，她心中的男主角人選早已決定，Guy Pearce的眼神總在她眼前搖晃。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態，她把劇本送到了對方的經紀人公司，經過一層一層的審讀，到了Guy Pearce手中，終於傳來了好消息。「我很早就知道他對劇本很挑剔，這個故事能讓他感動，我就像中了彩票一樣的驚喜。」影片屬於中小成本投資，其中包含的犯罪、動作、風光等元素眾多，但陳寶玲沒想過要打造甚麼奇

情大片牌。「我這些年開始偏愛看溫情片，電影除了3D的娛樂，也應該有別的方式。」

電影要傳播大愛無疆。「這不受國界、文化、種族，甚至語言的限制，是有關心靈的事。我想讓大家都體會到，人間有很多溫暖，也有很多重生改過的機會。」

揮抹不去異鄉人

電影有跨種族的異鄉情，陳寶玲自己也是一個異鄉人。她和家人80年代移民澳洲，人脈、事業都被規整為零。最早從演員訓練班出身，逐漸在香港電影圈轉型，從昔日大導演張徹的武俠片中楚楚可憐的「花瓶」，到做幕後配音及字幕翻譯。「70年代以功夫片為主，男仔都是做英雄，女仔要麼做女朋友要麼當妹妹，還經常被人殺死，讓男仔去報仇。沒有好的劇本和角色讓女仔發揮，這和我當初的想像不一樣。」為了參與幕後製作，她還去美國UCLA修讀傳媒，即便這樣，澳洲的電影大門還是對她說NO。

「80年代初，華人移民潮湧入澳洲，突然之間來了這麼多華人，他們會產生恐懼，我也時常有人排擠的感覺。」不甘心放棄電影，她每天都翻閱大黃頁，給電影公司打電話，甚至親自叩門，哪怕一星兒半點的機會都要爭取。「當地人認為我人生地不熟，沒有人脈，又不懂當地的文化，做電影的機會是零。」

她也時時掙扎。「我每6個月都會作一次反省，想想自己有沒有盡力，是否要回香港。」連電話連接線生都聽熟了她的聲音，一次例行通話，對方告訴她，一位導演正找人做資料收集，但經費還沒有拿到，問陳寶玲願不願意做義工。

小人物，大意義

陳寶玲心中，人情無論在生活還是創作中，都是重要主題。她出身表演世家，舅公是左派電影公司的電影皇帝吳楚帆，母親則是粵劇伶界中人，「我從小看了很多舅公的戲。他演了很多的小人物故事，人情味很濃，這些普通人的悲歡離合總是特別吸引

